

时隔半年再回公众视野，“救人缺考”的姜昭鹏道出新年心愿 深耕医学专业，把善意传递给更多人

凡人歌 山东新闻专栏
寻常人 不凡事



日前，姜昭鹏(左)和王涛在“烟台时代先锋”发布仪式彩排现场。

文/片 记者 闫丽君 王琳
烟台报道

他如今是校园里的“急救科普宣传员”

2025年5月10日的那场7分钟生死急救，成为姜昭鹏人生的重要转折点。当同行同学突发心源性猝死，他毫不犹豫地运用课堂所学的急救知识，持续对同学进行心肺复苏和人工呼吸，直到将同学送至医院。这场“考试可以重来，生命只有一次”的选择，不仅让被救同学奇迹生还，更让姜昭鹏找到了人生的方向。

“经历过生死，才懂生命的可贵。”姜昭鹏说，新年里，希望家人都平平安安，希望自己能好好学习，继续深耕医学知识，也希望能参与更多志愿服务，带动和影响更多人学会守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，让善念同行。

如今，姜昭鹏在日照康养职业学院继续深耕医学专业，课堂上他潜心钻研医术，课余时间则主动加入校学生会和志愿者服务团队，成为校园里的“急救科普宣传员”。

这个曾为了“让妈妈永远活着”的朴素愿望而选择医学专业的小伙，如今眼神更加笃定，他的心愿背后，不仅是个人的成长，更是践行“让善意流动”的城市文明理念。

“考试可以重来，生命只有一次”

2025年12月26日下午，姜昭鹏和王涛再次并肩站在了聚光灯下，郑重接过“烟台时代先锋”的荣誉证书。一边是略显腼腆的医学生姜昭鹏，一边是开朗健谈的莱山网约车司机王涛，他们的人生轨迹本无交集，如同平行线，却在今年职教高考第一天，因一场生死时速的“救人缺考”事件，从此缠绕在一起。

时间拨回到2025年5月10日，当天早晨8时许，姜昭鹏和同学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，搭乘王涛的网约车前往考点，即将迎接决定人生轨迹的职教高考。谁也没想到，上车仅1分钟，同行同学突发心源性猝死，瞬间失去呼吸，倒在姜昭鹏腿上。“当时脑子一片空白，但第一反应就是要救人。”姜昭鹏没有丝毫犹豫，立刻将同学平放在后排座位上，对其持续进行心肺复苏、人工呼吸等急救措施。

与此同时，网约车司机王涛也迅速

行动。他一边询问情况，一边果断拨打122电话说明情况。在得到准许后，王涛踩下油门，以超过90千米的时速在城市道路上疾驰，连闯6个红灯，将原本需要15分钟的车程压缩至7分钟，赶到烟台山医院东院区。

狭窄的车厢里，一个紧张施救，一个疾驰狂奔，两副平凡的臂膀，共同托举起一条生命。当烟台山医院的医护人员接手时，姜昭鹏的手臂已经麻木，汗浸透了衣服，考试也因此耽搁了，但他只说了一句：“考试可以重来，生命只有一次。”

而这场错过的考试，最终也以温暖收尾——山东省招考院启用副题让姜昭鹏补考，他带着万众期待走进考场。而被救同学经过29分钟抢救后奇迹生还，医生说：“复苏成功且无脑损伤，得益于规范高效的前期急救。”

“沉默太久的钟，开始走了”

“那台沉默太久的钟，开始走了，嘀嗒、嘀嗒，声音不大，却稳稳地，朝着一个有光的方向。”岁末之际，“救人缺考”事件主人公姜昭鹏在其个人社交媒体账号上，写下一篇题为《敬不完美的自己》的自述文章。回顾并总结经历“救人缺考”后的心态变化时，他把自己比作一台“沉默太久的钟”，生命的重量让它“嘀嗒、嘀嗒”开始走了。

自述中，他回顾了自己蜕变的过程：从童年躲在苹果树荫里逃避现实的迷茫少年，到职教高考途中挺身而出的急救者，再到如今笃定前行的医学生，一场“生死急救”让姜昭鹏彻底“开窍”，走出了人生的迷雾。

从其自述中不难看出，姜昭鹏的童年被山风和苹果园填满。他的世界曾局限于家里的果园和溪中的小鱼。那时的他，看着父亲在烈日下顶着刺鼻的化肥味，重复着“找位置、锄坑、施肥、埋土”的枯燥劳作，自己却躲在树荫里偷偷看小说。九年级时，他曾试图追赶落下的学业，却因基础薄弱收效甚微，就像“六月份没套袋的苹果，秋天再补也满是斑痕”，这种迷茫的状态随时袭来。

小时候，姜昭鹏的梦想是长大了当医生，为的是要守护妈妈。直到中考后，他进入山东城市服务职业学院，并选择了口腔义齿制造专业。他说，这仿佛是在为当初的梦想寻找现实路径。但高三那年，看着母亲脸上悄然增多的皱纹，他再次陷入迷茫：“读书为了什么？不如早点

工作吧”，课堂上的专注被困惑取代，日子又变得灰暗。

真正的“开窍”发生在2025年5月10日。赴考途中，同行同学突发心脏骤停倒在他腿上，大脑空白一瞬后，在学校里练过无数遍的急救步骤自己跳了出来：按压、吹气、再按压……手臂麻木、汗滴刺痛眼睛，也不敢停。“原来，在生命的重量面前，所有的迷茫、焦虑、自我怀疑，都轻如尘埃。”姜昭鹏说。

那一刻，他不仅抢救了同学的生命，更救赎了那个迷茫的自己。这场救援让姜昭鹏彻底想通了：曾经空荡的“钟”被上紧了发条，他更加坚定了深耕医学和坚持做善事的决心。

把善念活成了日常 带动影响更多的人

在“烟台时代先锋”发布仪式的后台，姜昭鹏的青涩与王涛的从容相映成趣，王涛笑着拍了拍姜昭鹏的肩膀，姜昭鹏回眸一声“大哥”，熟络地像多年旧识。

“危急时刻，你们没有犹豫；生死关头，你们挺身而出。一次次俯身，俯下的是身躯，点燃的是生的光芒；一次次加油，踩下的是油门，冲刺的是生的希望。你们，用行动昭示：善良不需言语，人间大爱无疆！”在“烟台时代先锋”发布仪式上，颁奖词铿锵有力。

面对荣誉和褒奖，姜昭鹏却认为，荣誉太重。“我们不过是做了当时该做的事，我们还是平凡的人，是在平凡的日子里始终坚守本心的普通人。”“经历了这件事，我更明白了生命的可贵，也明白了善意的力量，让我意识到我也可以去带动和影响更多的人，我也愿意努力去做。”姜昭鹏说。如今，两人的生活早已回归日常，却都在平凡生活中续写着不凡。

2025年过去了，姜昭鹏说，“如果真要敬一杯，敬那个在山野间奔跑的孩子；敬那个在九年级夜里打着手电背单词的少年；敬那个从苹果树荫里走进烈日里的自己；敬那个在疾驰的车上，手臂发抖却不敢松开的少年。”

从苹果树下逃避的少年，到敢于直面生死的勇者，姜昭鹏“开窍”，他内心深处的善良本能与责任担当被激发出来。正如他在自述中所说：“路还很长，山风还会继续吹。但我知道，我心里那台沉默太久的钟，已经开始走了，嘀嗒、嘀嗒，声音不大，却稳稳地，朝着一个有光的方向。”

延伸阅读

记忆久了，像爷爷擦拭老挂钟的钟面。绒布抹过，水汽留下淡淡的痕，让后面的指针和刻度，像是隔着一层雾。

小学初中那几年，就差不多是这样，朦朦胧胧看不真切。那时候的我，像是没上发条的钟，壳子好好的，里头却空荡荡地不声不响。

我的童年，是被山风吹大的。世界就是家里的苹果地和溪里的小鱼。上学像是大人安排的一件差事，作业本上的字写得歪扭，心思早就跟着窗外的鸟飞远了。

直到九年级，好像有什么东西突然醒了。看着黑板上的中考倒计时，第一次觉得那数字是冲着自已来的。我开始慌了。上课把眼睛瞪得发酸，下课就追着老师问最基础的题，晚上在被窝里打着手电背单词。

可有些东西，落下了就是落下了。那个夏天特别长，长得让人心慌。大多数时候，我就这么躺着看着云在天上慢吞吞地走，觉得自己也跟着飘了起来，没有方向。

那天早晨，父亲弯着腰穿梭在苹果树之间施肥，化肥的味道并不好闻，有些刺鼻。父亲就在这片看不见的、带着刺痛的气味里一棵一棵地伺候着那些树。我趁着间隙，偷偷拿着他的手机，溜到最近的苹果树下看小说。

父亲的背影，在那片白花花的光下，像一个被钉在地上的、缓慢移动的符号。就在那个瞬间，手机屏幕上的字句忽然变得无比遥远。一个坚硬的念头，就这么毫无征兆地出现在我的心里：“我不能永远只是躲在这树荫下的人。”我关掉屏幕，朝父亲那边走去，脚下的土地晒得发烫却踩得踏实。

后来，我去了职高，选择了口腔义齿。很多人问为什么。我想起很小的时候，曾拉着妈妈的手，认真地说，“我长大了要当医生，这样你老了生病，我就能治好你，让你永远不死。”妈妈笑了，眼角的纹路弯起来，那笑意深处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。那个画面连带着她的皱纹，一起种在了我心里。这个选择，像是为童年那句天真誓言，找到了一条现实的路径。

高三那年，那股熟悉的迷茫又漫上来了。我心中那根弦忽然松了：读书为了什么？不如早点工作吧。课听不进去了，日子又灰暗起来。

转折发生在2025年5月10日，赴考的路上。同学突然倒在我身旁。一切都成了慢镜头——他煞白的脸，司机着急的呼喊声，窗外飞逝的景象。大脑空白一瞬后，在学校练过无数遍的急救步骤，自己跳了出来。按压、吹气，再按压……手臂麻木，汗滴刺痛眼睛却不敢停。原来，在生命的重量面前，所有的迷茫、焦虑、自我怀疑，都轻如尘埃。

那天之后，好像有什么东西永远地不一样了。当我真正触碰过生命的重量，那些关于天赋和出路的焦虑忽然轻得像灰。

2025年要过去了。如果真要敬一杯——

敬那个在山野间奔跑的孩子；

敬那个在九年级夜里打着手电背单词的少年；

敬那个从苹果树荫里走进烈日里的自己；

敬那个在疾驰的车上，手臂发抖却不敢松开的少年。

路还很长，山风还会继续吹。但我知道，我心里那台沉默太久的钟，已经开始走了，嘀嗒、嘀嗒，声音不大，却稳稳地，朝着一个有光的方向。

2025，我敬你，敬这个终于肯脚踏实地，并愿意成为一点点光的不完美的自己。

附：姜昭鹏的自述文章（节选） 敬不完美的自己